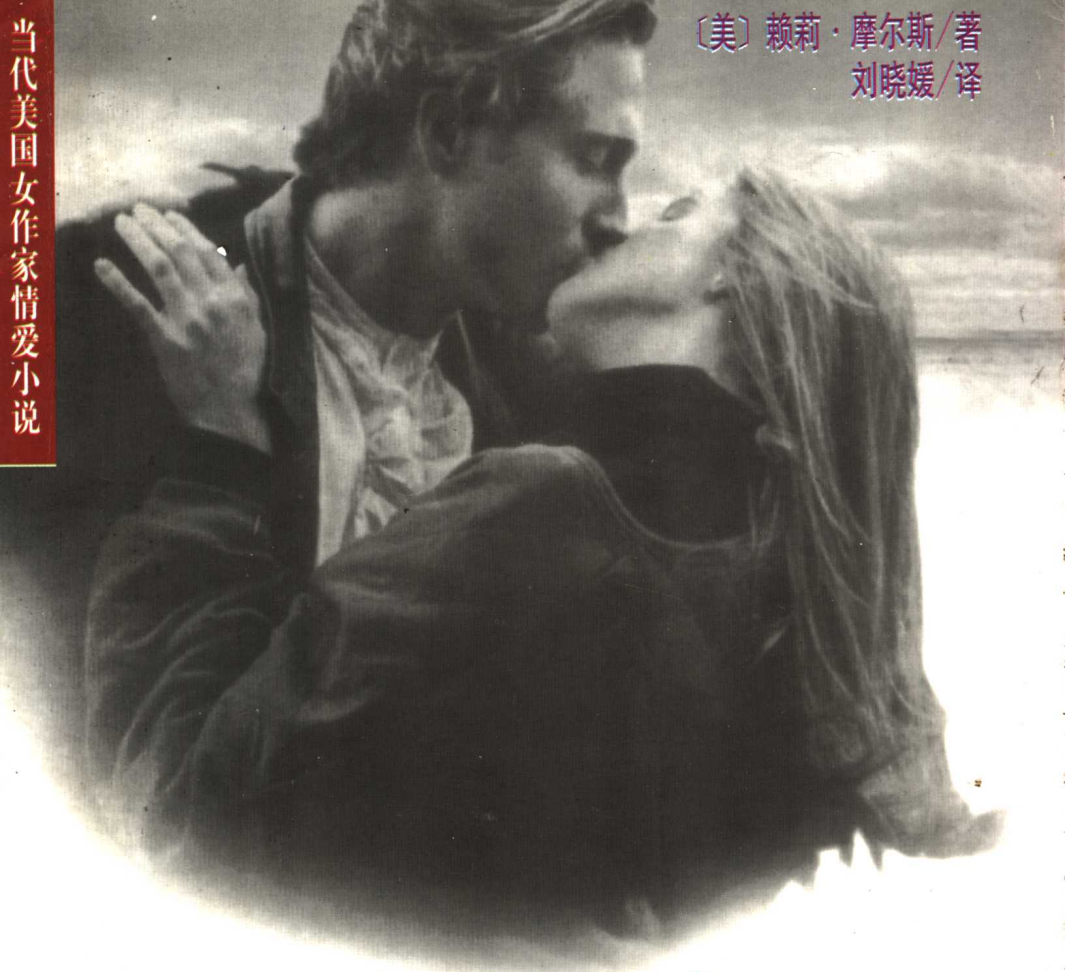


当代美国女作家情爱小说

〔美〕赖莉·摩尔斯/著
刘晓媛/译



火之吻

Kiss Of Fire

北方文艺出版社



火之吻

Kiss Of Fire

薇莉·摩尔斯/著/刘晓媛/译

北方文艺出版社

黑版贸审字 08—97—0018

©1995 by Riley Morse

©1997 中文简体字版专有出版权属北方文艺出版社

本书由美国 Buntam Books 安排出版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责任编辑：马合省

封面设计：晓 红

责任印制：刘玉龙

火 之 吻

Huo Zhi Wen

〔美〕赖莉·摩尔斯 著

刘晓媛 译

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 105 号）

绥化市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5.75 字数 125 千

1998 年 4 月第 1 版 199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17-1060-9/I · 1039 定价：12.00 元

目 录

一、超能力者..... (1)

她想要做的一切就是清洗她的大脑。她想接触到某种东西,能让她身体内的电流从指尖流出去,让脑海中的幻象也随之而消失。不论她想不想要,那些幻象仍是不时地飘来,向她暗示着某种命运。

二、通灵实验 (20)

当他注视着她的眼睛的时候,他几乎能感觉得到她眸子中飘荡的灰色的雾霭正环绕着他。有一瞬间,他仿佛走入了另一个世界中,远离了痛苦的现实,也泯灭了生与死的界限。

三、同命相怜 (40)

“你认为你能帮助我对付它吗?”她问,她将手收回来,低头看着它。

“是的,”他说,声音中充满信心。她将目光转向他,他确定无疑地看到了在那双阴影重重的眼睛里一道希望的闪光。哦,是的,他知道那是希望。

四、恐怖的幻象 (57)

他将手掌移到她的手臂上,温柔地将她拉近自己,她感觉到她的面颊由于一股突如其来的热量而发烧了。当他拥抱着她时,他们周围带电的空气开始丝丝作响,尽管很危险,但是她体内汹涌而来的激情让她不顾一切了。

五、靠 近 (76)

他已经完全打动了她的心，而意识到这一点却让他感到心痛。她需要学的东西太多了，远远不止是控制她的超能力这么简单，她需要去学会基本的生存常识，这些事情是这位美丽的公主在她那成长起来的温暖安全的城堡里从来没有机会学到的。

六、激 情 (93)

她感觉到的东西和他感觉到的是一样的吗？他抬起头，想要稳定一下自己的情绪。但是当他凝视着她的眼睛的时候，她眼眸深处的表情让他全身的每一个细胞都涌起渴望的冲动。她浓密的黑色睫毛颤抖着，灰色的眼睛流溢着光彩，那种热情能将他的最后一丝意识都燃为灰烬。

七、逃 避 (108)

他走了很长时间，一路上只听到树木滴水的声音，还有他自己踩在贝壳路上的嘎嘎吱吱作响的深一脚、浅一脚的脚步声。这两种声音都融合进夜雾里，加深了随着每一声脚步而逐渐增强的孤独感。艾蒂瑞妮选择了一个极好的地方来隐居，他感觉到自己正仿佛走向世界的尽头。

八、海滨小屋 (130)

他的吻很缠绵，但既不强硬，也不温柔。那是一个真诚的吻，那个吻让她身体内的热量都伸展开，并逐渐地蔓延起来，愉快而轻柔地将它们的爪子向着更深的地方挺进。是的，她可以给这种感情命名了。

九、挚爱永存..... (147)

当她注视着那张丝毫没有受损的戴伦的画像的时候，她感觉到了在他眼眸深处的痛苦并最终理解了他。她因为这幅画向她传递的信息而颤抖，他也许永远都不会爱上她或者是任何人，但是这不会阻止她去做她应该做的事情。

十、奇 迹..... (163)

她曾经想要不惜一切代价，甚至是她的生命——如果需要的话，去挽救卡特的生命。哦，是的，她教会了他关于爱的某些东西，爱不是将最后一块破损的心收藏起来，而是将心完全奉献出去，无私地奉献。

一、超能力者

“小心，菲娜，今晚的节目很重要，我们不能犯任何错误。”

菲娜将她庞大的身躯挤进主持人身边的椅子上，“奥斯汀·麦克伊沃，我从来不犯错误。”她说着，用一种严厉的目光看着他，这让他笑了起来。

“不，我也许会让你犯错误的，”他将一只手放在他的光头上，“但是你能隔着很远的距离和灵魂打交道吗？”

菲娜轻轻地笑起来，奥斯汀并不十分理解她的超能力，但是他相信她的超能力，这就够了。她从来没想过和一个对超能力完全不感兴趣的人合作节目。

“放松些，”她说，“‘菲娜论坛’在今夜会有一些特殊的听众。”

“希望如此。我们现在就要通过电波向全国广播了。”

菲娜微笑着闭上眼睛，“亲爱的奥斯汀，你没有感觉到吗？今夜的空气中除了电波以外，还有很多别的东西。”

爵士乐的曲子在小小的播音室里响起来，菲娜随着萨克斯管的热情的节奏轻轻地摇晃着身子。一个很好的开场白，她想，一首激励人心的曲子，一首暗示着成功的曲子。

奥斯汀身体前倾将收音机的音量关小一些，让乐曲成为一种背景音乐，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的椅子吱吱地响起来。菲娜慢慢地让自己的思维平静下来，她幻想着一种白色的光来让自己渐渐导入冥想的境界。一会儿，白光消失了，那种熟悉的黑暗在她的面前扩展开来——空无一片，等待着某种

东西的降临。现在她准备好了。

她睁开眼睛，等待着。

“你们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南卡罗来那州松林地区的 WRDY 电台，”奥斯汀说，他的声音平静而亲切，“不要走开，‘奥斯汀之夜’的下一个节目，是‘菲娜论坛’。”

他先用正常的语调为承办这个节目的公司做了一下广告宣传，然后，他用一种半开玩笑、半故作神秘的声调开始了他的介绍词：“女士们，你们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吗：你和一个你认为很特殊的男人在一起，却发现他的脚像冰一样凉——而不是因为他将脚从毯子下面伸出来的缘故？这个男人会将他冰凉的脚伸进热水里吗？他会找到一个破坏一切事物的办法吗？”

他在椅子上坐直了身体，“他有可能陷入情网吗？我得说这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但是的确存在着这一类的男人，当他意识到他的热情将向一种持久而永恒的方向发展时，他总是感觉到如堕冰窟。”

“每一次当他的爱情生活开始变得严肃起来的时候，他总是尽可能地逃离这种关系，这个男人，亲爱的听众们，永远都不想被婚姻所束缚。哦，菲娜在摇头了，我说错了吗？”

他向菲娜眨了眨眼睛，“有些人会说这是一种动物本性，处于这种状况的男人被一种起自亘古的祖先遗传密码所控制。这些男人不肯对任何女人承担责任是由于这种生存的阻碍所造成的吗？”他热情洋溢地提着问题，并在再次开口之前留出一段时间来加深人们的印象。

“菲娜不这么认为。实际上，从她脸上的表情我可以看出，她的回答是明白无误的、不可动摇的‘不’。”

菲娜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容忍着他在戏剧方面的表演才

能。

他向前倾了一下身体，几乎将嘴唇贴在麦克风上，“今夜，菲娜·艾丽格瑞特——本世纪最有才华的灵媒——”

菲娜恼怒地看了他一眼。

“——邀请你打进电话参与节目，如果你知道有哪些人不肯在爱情关系上承担责任，对了，给我们打电话，为什么呢？因为菲娜知道如何解决这一难题，那就是给他找到适合他的女人。”他声调忽然一转，仿佛变成了一个在教堂布道的牧师，“把名字告诉我们，如果你认为这太冒险，告诉我们关于他的一些事也行，菲娜会为他找到他命中注定的女人的。”

菲娜将手放在他的肩膀上，轻轻地按了按。

“有着凉脚的伙计们，你们也可以给菲娜打电话——那就是说，如果你有勇气找一位让你的脚永远暖和起来的女人，”他加快了他的语速，“我们的电话开通了，号码是9195557792，菲娜可以为任何人找到他的心上人。”

交换台的灯立刻亮起来。

“我们现在有一位参与者打进电话了，”奥斯汀说，向着菲娜满意地一笑。她放开他的肩膀，接过麦克风，闭上了眼睛，“你们正在和菲娜在一起。”

当雷声沉默下来以后，艾蒂瑞妮·比莱听到一丝缥缈的萨克斯音乐传进她的卧室。她停下手中正在整理的衣物，静静地听着那悠扬的旋律，乐曲似乎唤起了她心灵深处的某种陌生的记忆。音乐结束时，她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窗外的雨开始下得大起来，艾蒂瑞妮所能听到的唯一的聲音就是雨滴敲在玻璃上的旋律。她拿出那双质地最柔软而穿着最温暖的护腿，然后关上空着的衣箱。她环视着这间屋

子，回到家的感觉真好，从墙上浅粉色的花纹壁纸，到窗前打着褶的窗帘，一切都是她离家前的老样子。曾经有一段时期她心事重重、郁郁寡欢，但是现在都过去了。

她曾经以为她生长的家在这么多年以后会有所变化，但是她的母亲在她父亲去世后，一直将所有的东西都保持着原有的样子，玛歇尔·比莱知道这些能给她以慰藉。艾蒂瑞妮不得不承认，她的母亲是对的，家是一个安全的避难所。

她慢慢地脱下衣服，感觉到一种久违了的温暖与安宁。这是一种来自童年的幻觉，但是她将这种感觉藏在头脑里那只圆眼睛的玩具熊下面。

她换上裤子，并在外面加了一件淡紫色的法兰绒衬衫，衬衫的下摆几乎拖到她的膝盖。虽然这件衬衫已经很旧了，并且染上了很多颜料，但是这是她所有衣服当中最柔软的一件，今夜，她只想穿得舒服些。

现在，她想吃一些东西，但是她并不着忙。卡门已经在七点整就将晚餐准备好了，这个老厨师就像她的妈妈一样对遵守固定的时间表坚持不懈。艾蒂瑞妮自从孩提时代起就拒绝遵守各种刻板的计划，她喜欢随心所欲地做事情。但是她也许会改变的，她不得不改变。

她在她妈妈敞开的卧室门前停下来。那个收音机还放在那儿，从里面传来静电的干扰声，几乎听不清楚正在广播着什么。“你应该调一调台，”她说，一边走进房间，一边呼吸着房间里那熟悉的玫瑰花的清香。

“一定是雷声的原因。”玛歇尔说，向她伸出手。

艾蒂瑞妮握住她妈妈那只纤瘦的、精心保养过的手，注意到她指甲上深红色的指甲油，这是她的妈妈时常留心的小事。

“来，和我坐一会儿，”玛歇尔说，她的灰色眼睛闪闪发亮，“我想让你听听这个节目。”她的目光落到那架古老的收音机上，它几乎占满了她床边的那张桌子。

艾蒂瑞妮听到一个女人的声音从收音机里传出来，她所说的每一个字都伴随着强烈的静电干扰，“她不适合你。”那个女人说。

“但是我们已经相处了三年。”一个人回答着。

“你永远不会向她承诺什么，因为你知道你不能给她她想要的东西。”

艾蒂瑞妮调了一下台，“这是什么节目？”她问，在她妈妈的床边坐下来。

“‘菲娜论坛’，他们把她称作本世纪的灵媒。”玛歇尔说，向前倾了一下身体，让她的女儿将她的枕头铺展开，“我敢打赌，你和她一样出色。”

“不，我不这样认为，妈妈。”

“你发现了上帝赐予你的天赋，亲爱的，根据过去的经验，没有人知道你的能力能达到什么水平。”

“什么也不能，”艾蒂瑞妮说，她的声音很坚决，“我已经对你说过了，我不会再用我的超能力了。”

“菲娜正在主持一个直播的参与节目，”玛歇尔说，没有理睬她的声明，“这个女人能为任何一个人找到他命运中的伴侣。为什么？你可以——”

“妈妈，请为我想一想，我不知道在我身上发生了什么，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我无法随心所欲地控制它们。”

“那么，你是遇到麻烦了。”玛歇尔说，抚摸着她的面颊，“宝贝，没有人能完美无缺地走过这一生，你必须从你的经历中学习到这一点。”

艾蒂瑞妮耸耸肩，她已经学得够多的了。

“你的曾祖母和你具有同样的能力，”玛歇尔说，她的声音很柔和，“我可以确信你会习惯它们的。”

艾蒂瑞妮低头看着她的手。她的手再平常不过了，和她妈妈那纤瘦的、涂着指甲油的手非常相像。但是她的指甲不像她妈妈的那样长，她的指甲是实用性的，剪得很短，因为她要用这双手来工作。曾经有一段时间，她还将油彩沾得满手都是，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我宁可回到我原来的样子。”她说。

“你不能，艾蒂瑞妮，现在它已经是你的一部分了，你应该使用你的天赋，不要试图忽略它。”

收音机中又传来一阵静电的干扰声，声音忽然之间大了一些，“我看到了你将来会遇到的一个很特殊的女人——”

“给自己一个机会，”玛歇尔说，将艾蒂瑞妮的手放在收音机上，“为了我，试一试。”

“四英尺十英寸，”艾蒂瑞妮说，她的目光注视在她妈妈脸上，“一个体育运动员。”

“身材很小巧，是一个运动员。”菲娜很权威地说着。

“太出色了！”玛歇尔说。

艾蒂瑞妮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将手继续放在收音机上，影像异常清晰，挟带着一股似乎能改变房间中的电荷的力量向她袭来。

“我什么时候会遇到她？”那个颤抖的男高音问。

“星期六十点钟，在自助洗衣店。”艾蒂瑞妮说，她的妈妈微笑着。

“很快。”菲娜说。

“她会在甩干桶里发现他的内衣，上面到处都是洞。”艾蒂瑞妮咯咯地笑起来，“他是一个红头发的男人，他的脸在那时会比他的头发还要红上十倍，但是他在那时赢得了她的心。”

“谢谢你打进电话。”菲娜说。

一个男人的话音插进来，“菲娜，我们又有了一个电话。这个幸运的男人确信他会得到一些能改变他的生活的信息。”他说，他的殷勤得如同在马戏团门前招徕生意的举止与菲娜从容优雅的态度形成强烈的对比。

“这个节目开播多长时间了，妈妈？”

“有几个月了，它在松林一带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我以前从未听说过它。”

“那是因为你这两年里一直躲在艺术之家中，你一直以为没有电、不在家中会画得更好，但是我不同意——”

“但是我现在回来了。”艾蒂瑞妮说，知道话题将要被引向哪一方面，她知道她最好立刻换一个话题，“跟我谈一谈菲娜·艾丽格瑞特。”

“她是不可思议的，”玛歇尔说，看起来上钩了，“而且非常有才能，她最出色的地方就是心灵感应。”

“哦？”艾蒂瑞妮说，用一个平淡的笑容回报了她妈妈的意味深长的微笑。如果过去的经历可以看做是某种征兆的话，那么心灵感应显然并不是她的专利。

“菲娜的节目总是和人际关系有关，”玛歇尔兴奋地说，“你永远不会知道她接下来会遇到什么人，但是这里的人不敢无视她的预言。有时候她甚至会邀请一些客人到她的节目中去，也许你可以——”

“绝对不行。”艾蒂瑞妮说。

她的妈妈皱起了眉头，“你不能永远都在逃避。”

一道闪电从窗外掠过，屋子里顿时被一种清冷的蓝白色光芒照亮，收音机内的电波再一次弱了下去，艾蒂瑞妮连忙站起来去调台，她的妈妈在一边目不转睛地看着她。

她又找到了那个台，一个有力的、清晰的声音响起来，那低沉平静的语调立刻吸引了她的注意力。

“晚上好，艾丽格瑞特夫人，谢谢你接了我的电话。”那个深沉的男低音从收音机里飘出来，如同波旁威士忌酒一样既醇郁又温柔。

艾蒂瑞妮将她的手掌在收音机上伸展开，“六英尺，宽肩膀，身体修长，”她说，闭上了眼睛，让自己更近一步去看清那在脑海中逐渐清晰的影像，“他的头发如同波浪一样……栗子般的棕色……太阳穴旁边有些灰色。”一股麝香般的男性气息混合着房间里永远都飘散着的花香向她扑面而来，她深深地吸了一口，那个男人在她思想的眼睛里显露出了他的形象。“他的鼻子长而直，下颏是方的……有一道伤口。”她说，停了下来，将注意力集中在他身上的每一个线条每一个部位上，以固定那闪烁不定的影像。

“还有别的吗？”玛歇尔问。

“黑色的眼睛，”她低语着，宛如在梦中，“就像没有月光笼罩的大海那样深沉。”

“还有吗？”

她清了清喉咙，忽然涌起一股想要推开窗户的冲动，尽管外面正下着雨，而且很冷。她竖起一根手指挡在自己的嘴唇上，向着收音机点着头，示意她的妈妈不要再追问下去了。

“我正等着你的电话呢，”菲娜仍用着她那惯有的自信从容不迫地说，“你从来没有想过要将自己和任何女人的一生联

系在一起。”

那个男人的笑声是温柔而亲切的。

“但是我现在看见她了。是的，我看见了那个将捕获你的心的女人，她正在收听着节目。”

“艾丽格瑞特夫人，我的电话不是——”

“她身材修长，头发像黑玉一样闪亮，”菲娜说，“有一张美丽绝伦而又多愁善感的脸孔。她的眼睛是灰色的，清澈而明亮——”

“周围覆盖着长长的黑色睫毛，”玛歇尔补充着，盯住了她的女儿。

“不要让她脆弱的外表迷惑住你。”菲娜说。

“艾蒂瑞妮，”她的妈妈轻声说，“你认为是谁？”

艾蒂瑞妮将手从收音机上挪开，“菲娜也许在说另一个人，妈妈，你也很适合她描绘的那个人。”她凝视着收音机，想要将闯入到她头脑中的那个影像驱逐掉。

那个男低音又开口了，“我很感谢你给我描绘出那个女人的形象，艾丽格瑞特夫人。”

虽然她的手现在正交叠在她的腿上，艾蒂瑞妮的身体却因这低沉的声音而震颤。她的心跳快起来，似乎心脏本身具有了生命。

“我打电话的目的不是想要找一个人生伴侣。”他说。

“我知道，”菲娜用一种实事求是的语气回答，“你怀疑我的能力，很多人并不理解这种能力。”

艾蒂瑞妮点点头，她同意菲娜的话，这种能力给她带来的痛苦是她从来没有想到的。

“我是一个怀疑论者，我承认这一点，”参与者说，“这也就是我为什么一直努力要和你联系上的原因，我是戴伦·威

斯特沃尔德博士——”

“贝克斯特大学的物理学教授，”菲娜说，“你正在寻找超能力者。”

艾蒂瑞妮用这个名字检验着浮现在她脑海中的幻影，戴伦·迪，她感觉到她的皮肤在发热。

“我做了一系列实验，想要研究这种超能力现象——”

“而且你怀疑灵媒的存在。”菲娜继续说着，她的声音中有一丝取笑的意味。

“我是一个科学家，我只承认事实。”他说，语调轻快而有节奏，“在我的实验中所有的仪器都是为了测量和计量用的，相信还是不相信都不掺杂我个人的经历与意识。”

“哈！”菲娜说，声音中有一种完全的理解与极度的漫不经心的混合意味。

戴伦并没有气馁，“这对我的实验非常有帮助，”他平静地说，“如果你，或者你的一些听众认为他们具有超能力，同意参加——”

“你没有白打这个电话，威斯特沃尔德博士。”菲娜说。

“那么说你同意参加我的实验了，艾丽格瑞特夫人？”戴伦问，声音中充满了孩子般的热情。

“超能力有很多种，教授，我的超能力不是你寻找的那一种。”菲娜说，她的语气变得严肃而认真起来，“去寻找让你有如火的感觉的女人。”

一声闷雷在窗前炸开，艾蒂瑞妮颤抖了一下。闪电再一次照亮夜空，然后倏然消逝，又将她们两个人留在黑暗的寂静中。

“好可怕的雷声。”她轻轻地说着，她的话很快就被黑暗吞没了。

她感觉到她妈妈的手覆盖在她的手上，“安黛，听到菲娜的话了吗？”她对着她耳语着，“她告诉威斯特沃尔德去寻找触摸时会有火一样感觉的女人。”

“我最好找一些蜡烛来，”艾蒂瑞妮说，感觉到一种颤栗蔓延过她的全身，这和室内的温度没有任何关系。

玛歇尔紧紧地握着她的手，“安黛——”

“妈妈，这种现场直播的节目你听得太多了，在 WRDY 电台都是这样的节目，是不是？我想也许是因为你独自一个人在这所大房子里呆的时间太久了，你应该——”

“艾蒂瑞妮，”玛歇尔说，她冷静、坚决的声音阻止了她女儿的话，“这不是关于我的事。”

她感觉到她妈妈的手在轻轻地抚摸她的头发。她妈妈的这个动作自从童年时代起就给她带来许多的慰藉，但是今夜，它有些不起作用了。

“妈妈，”她说，“我只是想要忘记这一切，想要像普通人那样生活。”

“于是你回来了，”玛歇尔说，“家是一个安全的避难所，而且它很舒适——但是只有一段时间，因为你需要的东西不在这。”

“可是它对你来说却非常舒适，妈妈。”

“我老了，这里有很多的记忆。”

“我也是一样，”艾蒂瑞妮说，没有控制住在她脊髓中蔓延的颤抖，“我还能做什么呢？”

“勇敢地站起来，”玛歇尔温柔地说，“学会认识你自己。”

“怎么学？”艾蒂瑞妮问。

“去做威斯特沃尔德博士的研究对象。”